

《哪吒之魔童闹海》探寻正邪背后的人性幽微

□宋法刚 赵越

在国漫崛起的浪潮中,《哪吒之魔童闹海》(下称《哪吒2》)独立潮头,制作团队以精良的特效制作、精湛的艺术追求、精深的思想叩问,在幽默欢笑中达到了老少咸宜的观影效果。该片以哪吒的成长为导向,在见证友情、驻足师情、缅怀亲情的三足鼎立之上,将“正邪”这一人类“元命题”推向了新的高度。

《哪吒2》中的正邪立场在利益与情感的冲刷下不断坍塌重构,形成震撼的道德景观。影片中,哪吒闯关的情节是充满讽刺的。无论是正在分食的土拨鼠被捉走,还是妖族勤勉修炼的补习班被端,抑或是爱美的石矶娘娘

被抓,当这些情节出现时,甚至会让人在脑海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到底谁是反派?”电影还借石矶娘娘之口吐槽说,老娘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犯得着下这么重的手?我们总会觉得金色光辉明亮,象征正义,灰色阴晦暗淡,象征邪恶。但在影片最后海底妖族与捕妖队大战之时,灰扑扑的妖与金灿灿的仙形成鲜明对比。

《哪吒2》打破了以往神话故事中泾渭分明的正邪界限,不再将善恶简单地附着于仙妖的身份之上。在这场博弈中,人物的行为动机成为判断正邪的关键依据。海底妖族为了生存、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而战,他们的抗争饱含着对故土和同类的深切情感,这一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正义性是

法被金色的铠甲和所谓的“天庭正统”所掩盖的。而那些身着华服、闪耀金光的仙族捕妖队,却在权力和利益的驱使下,沦为了压迫者。

申公豹与无量仙翁的塑造,颠覆了观众的刻板逻辑,暴露出正邪标签下被遮蔽的人性褶皱。

申公豹,这个顶着豹子头的“反派”,实则是神话体系中最悲怆的殉道者。元始天尊一句“妖族不可入十二金仙”的判词,将他永远钉死在出身论的耻辱柱上。他曾无奈感慨:“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当小豹前来追寻修仙梦想时,他虽清楚前路艰难,却仍选择用善意的谎言维护小豹的期望,让其相信努力修仙就能成

仙。这份对后辈的呵护,彰显出他内心深处的善良与温柔。在三王倒戈的情况下,他巧用海夜叉救了李靖夫妇,自己却以一己之力守护陈塘关。申公豹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不公平的世界里奋力挣扎与反抗。

在传统的神话印象中,无量仙翁总是以慈眉善目的形象示人,是一个代表着长寿、祥和与智慧的仙者。然而,《哪吒2》却对这一经典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重塑,将无量仙翁设定为最大的反派,这一设定无疑在观众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哪吒2》借由复杂的角色与跌宕的剧情,深入挖掘了正邪背后的人性幽微与命运无常。影片中,每个人物都在命运的漩涡中

挣扎,他们的选择既受外界因素的制约,又彰显着内心深处的人性光芒或黑暗。哪吒、敖丙以及海底妖族等角色,他们在正邪之间的徘徊与抉择,更是对人性的深度考验。哪吒在成长过程中,既要面对外界对他“魔童”身份的偏见,又要坚守内心的正义与善良;敖丙身负家族使命,在亲情与正义之间艰难权衡;海底妖族为了生存奋起反抗,他们的抗争既源于对家园的热爱,也包含着对命运不公的愤怒。这些角色的命运轨迹相互交织,共同描绘出一幅充满挣扎、抉择与救赎的画卷。

(作者宋法刚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授,赵越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



□倪自放

在春节档的诸多大片中,有着中国传统神话史诗标签的《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下称《封神第二部》),或许是最契合春节氛围的:影片的主题之一是守护家园,这应和了春节期间万千归乡人的情感;影片的另一主题成长,也是春节团圆之际的重要议题。

作为中国重工业大片近年来的集大成者和最新作品,“封神”系列电影的动作场景和大视效,是首先应该被关注的看点。

《封神第二部》揭开了殷商大军讨伐西岐的战争序幕。西岐城门外,殷商大军戎装整肃,列阵成势。邓婵玉击鼓传令,响彻四野。魔家四将闻鼓而进,魔礼寿祭出的花狐貂瞬间身形暴胀,大如白象,如离弦怒箭直扑城门;魔礼海拨动风火琵琶,弦音呼啸,如雷霆万钧,似要将这西岐城轰然碾碎。殷商太师闻仲也威尊驾临,攻伐西岐。其额中眼骤然睁开,锋芒逼人。随着夜色降临,闻仲在法坛祭出极为凶险的十绝阵。此阵“夺人三魂七魄”,所及之处,人仙皆亡。而身处朝歌的申公豹拂尘一扫,掐出手诀,法宝“五毒葫芦”冲天而起。随着殷商大军猛烈攻击,西岐城城垣崩裂,碎石飞溅。西岐城内,姬发仰望飞向飞掠而下的火球,这一幕与《封神第一部》中姬发追随殷寿讨伐冀州城时的场景如出一辙。

最先进的电影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相结合,呈现出种种震撼人心的场面——不仅有铁骑冲杀、兵戈相交的阵营对战,更有四蹄踏火的墨麒麟、身形迅猛的花狐貂、盘旋翻腾的青云剑蛟龙等异兽纵横,每一幕都让我们感受到充满想象力的中国神话与震撼视听结合带来的非凡魅力。

从视效与动作角度讲,《封神第二部》完美地将中国最经典的传统神话予以具象化,让流传已久的中国经典神话银幕化,出色的视效与动作设计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邓婵玉与姬发悬崖边的马战、森林中共同应对野兽攻



击、水下亦敌亦友的对决,比如十绝阵、五毒葫芦等特效化呈现,都对应着当下世界特效电影的一流水准。

在动作与视效之外,《封神第二部》的两个鲜明主题,很好地呈现并改进了“封神”神话的精神内核,也成为这部影片的两大情绪点,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是成长的主题与情绪表达。

成长一直是神魔题材大片永恒的主题之一,《封神第二部》

也不例外,在这里,成长体现为姬发与邓婵玉的理念互动,特别是邓婵玉形象的塑造。

“封神”系列电影改编自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和宋元话本《武王伐纣平话》。在原著中,邓婵玉这个人物形象的文学意义还比较狭窄与扁平:邓婵玉败给土行孙,在姜子牙的劝说下嫁给土行孙,并劝说父亲归顺西岐。这样的邓婵玉形象,有着工具人作用,作为一个女性角色意义不大。

在电影《封神第二部》中,邓婵玉的形象不仅是一个类似于花木兰式的女将军,更是完成了女性叙事里的觉醒成长,从原著中的一个忠孝形象,成长为一个正直善良的女英雄。这个成长的转变,在于邓婵玉与姬发不打不相识后的理念交锋,姬发说,我为了活人(西岐百姓)而战,而你为死人(邓婵玉的父亲)而战,这让邓婵玉很受触动。在邓婵玉以身为剑战胜闻仲之前,闻仲说为大商尽忠可以屠城,而邓婵玉说

“屠杀平民百姓,是军人最大的耻辱”,到此,邓婵玉的观念完成了伟大的成长。

可以说,《封神第二部》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就是邓婵玉,这个人物在文学影视上的突破意义,甚至超越了以往的花木兰。

在《封神第一部》中,姬发完成了从殷商王家侍卫到“西岐少主”的身份转变,在《封神第二部》中,如果单论姬发的“成长”,似乎并不鲜明,他主要成为了一个线索性人物,完成了与邓婵玉的成长互动,期待《封神第三部》中姬发有更多主题意义上的成长。

其次是家园的主题与情绪表达。

从《封神第一部》的“还家”到《封神第二部》的“守家”,姬发对“家”的认知与情感有了进一步升华。西岐象征着一种理想家园,他们保卫的东西其实是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普通的快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好情感。

在《封神第二部》中,初为“西岐少主”的姬发尚不成熟,他还将经历战火、人性、责任等各方面的考验。面对强敌来袭,姬发提议弃城退守,让西岐军民能暂避锋芒。面对姬发“撤入岐山”的请求,老者疾呼:“西岐是你的家,也是我们的家啊!”其慷慨之言,感人肺腑,更鼓舞着每一位军民留守西岐,与家园共存亡。

影片中,西岐所有人其乐融融,围绕篝火携手起舞,纵情高歌。姜子牙在一旁悠然感慨:“这才是天下人该有的日子。”导演乌尔善表示:“保护这些普通人的快乐和美好的情感,保护百姓能开心生活,这才是这场西岐保卫战的原因,更是保卫家园的真正意义。”恰如西岐百姓所言,“老百姓开心才是天下大事儿”。

《封神第二部》的片尾曲《乐土》,以古朴的旋律和诚挚的歌词,唱出了百姓对家园的热爱与守护,为这部神话史诗注入了别样的温度与生命力。歌词里说,“适此乐土,我居我处;于此而生,于此而长;长乐我乡,乐此乐土。”歌词的创作参考了《诗经》中《风》的文学风格,歌曲在语言上保留了古代民歌回环往复的特点,与《乐土》对西岐理想家园的描绘一脉相承。

(作者为本报记者、山东省第三批签约文艺评论家)